

虽然一夜没合眼,大家依然精神头儿十足,就着路边积雪擦了把脸,就兴奋地对着被冰雪覆盖、又被流水分割成无数条块、深蓝与雪白交织的大美景致拍照片。

月球一样寂寞的土地

——“车轮上的行囊”之二十四

□黄俊生



心在路上

三十里营房到红柳滩不过120公里,我们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据说,红柳滩曾长满红柳,故得名,但我们在河滩没看到红柳,只有一座座破败的棚屋散落荒滩,为疲惫不堪的行者提供食宿。尽管环境险恶,条件简陋,但凡穿越新藏线的人,无不反对红柳滩趋之若鹜,甚至视它为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给穿行者带来的希望。所以,往来行人都在红柳滩名字前面虔诚地加个“大”字,大红柳滩。

我们在大红柳滩没有停留,直接去翻奇台达坂。奇台达坂和接下来的界山达坂、红土达坂,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很多人在这里会出现高反状况,所以老木想起了奇台达坂就停车休息一下,然后,顶着风雪冲刺界山达坂。水哥坚决反对,理由是,奇台达坂下面的泉水沟,是新藏线上令人闻名丧胆的“死人沟”,可不想在这里一觉后醒不来了。

真有这么恐怖吗?水哥言之凿凿,有。

1957年,解放军一支先遣连由新疆进军西藏,在喀喇昆仑峡谷发现一处盆地,盆地一大半是宁静的海子,雪峰倒映湖面,呈现平和安详、开阔大气的美,于是,便在此安营扎寨。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湖面一片橘黄,可山谷里依然死一般寂静。原来,海拔5150米的高原戈壁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沿海地区的四分之一,睡梦里的战士因缺氧没能醒来,长眠不起。自此,人们把这里叫做“死人沟”。每年,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总会在这里遇到抛锚的汽车,拉开车门,驾驶室里司机面色如常地坐着,一推,人却僵直地跌出车外。

明明知道,水哥的“水分”太多,我们还是在惊惧中听见凛冽的寒风里有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清晨,雪停了,我们攀上海拔5248米的界山达坂,终于借助熹微曙光看到大山的样子。群峰耸立,连绵起伏,山坡

深谷覆盖厚厚积雪,有窄窄的河流奔腾跳跃而下。右侧山谷里是一处营房,一排排裹着外衣的坦克,几乎被雪深埋,炮筒整齐地伸向铅灰色天空。跨过界山达坂界碑,就进入西藏阿里地界,眺望银装素裹的山峦,我们有种想跳跃的冲动,但都憋住了——在如此高海拔上,走路都得悠悠着。

我们的脚下,是阿克赛钦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是一块高山盆地,处于新疆与西藏交界处,当年,元朝蒙古大军由此入藏,这里便成为新疆与西藏之间的必经之路。阿克赛钦的西边是克什米尔印控区拉达克,印方哨所离新藏公路不到30公里,在1700公里中印边境线上,阿克赛钦是特别敏感的地区,一有风吹草动,喀喇昆仑山里便充满火药味。

阿克赛钦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50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阿克赛钦包括拉达克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英属印度侵中国清政府无力顾及西部边境事务之际,偷偷将这区域划入他们的版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尼赫鲁大为不满,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主张,中印边界摩擦由此不断产生,终于酿成1962年中印边境之战。

阿克赛钦有许多封闭的高山咸水湖,阿克赛钦湖、萨力吉勒湖、腾格湖,湖面海拔都在5000米上下。经过湖泊时,我们停车休息,虽然一夜没合眼,大家依然精神头儿十足,就着路边积雪擦了把脸,就兴奋地对着被冰雪覆盖、又被流水分割成无数条块、深蓝与雪白交织的大美景致拍照片。

想到从军11年的女作家毕淑敏曾说,她在西藏阿里戍守三年,回到城市后,眼珠都不会转动了,因为,阿里无人区太过空阔寂寥,目力所及范围,盯视的物体都是静止的,就连空中翱翔的雄鹰,也似乎是高飞的风筝,一动也不动。这种情景,不深入其境不能深切感受。而今,置身雪山高原,环顾悠悠天地,我发现,我的眼珠也不会转动了。

过了界山达坂,我们遇到进藏后的第一个村庄,海拔5200多米高原上的“藏家第一村”松西村,隶属阿里地区日土县。真

难以想象,在离蓝天最近的不毛之地,什么样的人能有如此忍耐力和适应力,像昆仑山小草一样顽强地生活?翻越松西达坂和红土达坂后,我们就在西藏阿里无人区一路狂飙。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生命之禁区”,如果说,地球上还有像月球那样寂寞荒凉的土地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阿里。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我们的行车海拔仪指针维持在4200米至4700米之间。阿里被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环抱着,东边是著名的羌塘草原、孔繁森曾在这里担任地委书记。在这片生命的禁区内,我们看到了藏野驴、藏羚羊,呆萌萌萌地盯着我们的车从它们身旁经过,当然,我们也不打扰它们,这里是它们的自由王国。

班公错是少见的淡水与咸水并蓄的高原湖,狭长的湖泊,三分之二在中国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是淡水,三只之一在印控克什米尔,是咸水。微信圈里曾流传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个大胡子红毛阿三在边境挑事,放肆地越过国境线,被一名解放军军官飞身一脚,踢了回去,事情发生地点就在班公湖。班公湖上风光迷人,景色奇丽,为探秘旅游者的向往之地。登高望远,湖中有一小岛,那就是西藏最佳观鸟旅游点班公湖鸟岛。

阿里是藏地古象雄文化的发源地,阿里地区札达土林有人类早期洞穴遗址和岩画,相传是象雄古国都城琼隆银城所在地,那里还有著名的古格城堡。因此,我们不打算在班公湖过多停留,尽管运气好的话,也许会观赏到以纪念格萨尔王麾下一位大臣为内容的古老舞蹈协巴协玛,但这对于自驾旅行者来说,希望比较渺茫。我们也不打算在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停留,虽然我们知道狮泉河是印度河的上游,以水见底、风光绮丽而闻名。我们以札达为目的地,继续朝东南方向驰行,去寻找古象雄文化的遗迹。

到达札达县城时不算太晚。从新疆叶城到西藏札达1300多公里,正常情况下两天路程,我们用了三十多个小时一气走完,中间经历的艰辛难以备述。当我们坐在札达县城一家成都餐馆,对着几个小炒,狼狈地收拾大碗面条时,世上所有的美味佳肴都黯然失色。

不出花。另外我希望它最好和别的蚕豆不一样。与其说我是期望一株蚕豆开花结果,倒不如说是我期望奇迹的发生。

我不知道被我认了的这株植物最后能不能长成另外一种别人从未见过的东西,毕竟是如此的矮小,看上去和别的蚕豆一点也不一样。我一有空就去看它,怀着奇特的占有感情,而又不仅只是占有。天暖了,大地回春,万物生长。它也渐渐返青,像苍白的人红了脸。阳光照耀在北沟岸上,我替它觉得暖洋洋。

我保持着每天看它一次的习惯。真正的春天来临了,所有的蚕豆都开出了眼睛一样的花朵。它也开了,只是开得少一些,只有一朵。它还是比别的蚕豆矮一头,但是毫无疑问,它确实是一株蚕豆,而不是别的什么。

不知是谁,开始传说蚕豆耳朵能治病。具体治啥病不知道,反正公社药房是收的。也就是说,蚕豆耳朵是能卖钱的!我们个个都来了劲,一心扑在蚕豆耳朵的事情上,把别的事情都忘掉。整个生产队里的蚕豆耳朵都被我们摘来了,我们带着自己的蚕豆耳朵各自回家,却忘了把口袋里的蚕豆耳朵拿出来。蚕豆耳朵的汁水,把我们的口袋润得上了颜色,一个个的耳朵,也变得颜色深起来,一天不到,就瘪了,枯了。其实蚕豆耳朵,不过就是一种变异的叶子罢了!我们不会管这些事,屁股一转,又摘起了蚕豆耳朵来。

从此看它的目光不一样。跟看任何一棵别的蚕豆不一样。跟任何一个别人看它也不一样。除了经常去看它之外,别的事情我不会,它也不要。我总是一个人偷偷去看它。除了担心它会死掉之外,我还担心它开

从前我不知道蚕豆耳朵能听到什么。现在我总算懂了。我想,蚕豆耳朵是能听到声音的。它听到的,是大地的心跳。

蚕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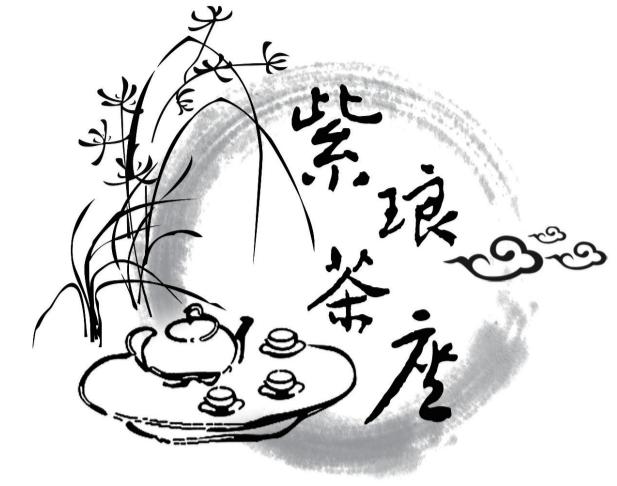
□低眉

草木物语

其实我养过一株蚕豆。不是亲身养的,相当于是抱养吧。说是抱养,也没行那么多的复杂规矩,不过就一个念头的事。我在北沟里走冰的时候,发现了它,塌在那一张愁眉苦脸。在结了冻的沟岸边,一点点矮,脸和身子简直是连在一起,愁着眉,苦着脸。瞧它叶子的颜色,都发了深,被冻僵了吧?天这么冷,它一个人在这阴山背后,不见阳光。而且霜也会来打它。我的心里,起了一股没来由的怜悯,决定把这株蚕豆看成是我养的。

这就完成了对蚕豆的收养仪式。我不管它先前是什么情况,很可能也是我妈妈种下来的。我认下了它,它就是我养的了。我跟它之间,建立了一条隐秘的联系,这联系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这事是由心来确定的,心里认了就行,谁我也不告诉。它是我的蚕豆,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蚕豆,独一无二的蚕豆。

从此看它的目光不一样。跟看任何一棵别的蚕豆不一样。跟任何一个别人看它也不一样。除了经常去看它之外,别的事情我不会,它也不要。我总是一个人偷偷去看它。除了担心它会死掉之外,我还担心它开



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而绝不该是我这样的,他怀着不解与焦虑试图纠正我,防止我的大厦崩塌。我突然感到有些心酸。

爹味

——女权系列之二

□维愚

音乐私语

父亲节来了,做儿女的纷纷趁机抒情,孝心的暖流在朋友圈涌动。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发朋友圈。我如坐针毡,自觉不孝,又实在下不去手发朋友圈。这总让我想起小学时的校庆文艺汇演。彼时班上搞群舞表演,人越多越好,于是龟缩教室后排的我也被拉上前线,在班上最漂亮小姑娘的漂亮妈妈的指导下,涂脂抹粉,顶着厚厚的“猴屁股”,伸胳膊动腿,双手捧脸假装自己是一朵盛放的花儿。

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发父亲节朋友圈时,我的心情就和当初站在台上,跟在漂亮小姑娘后头伸胳膊的心情一样。

我爹是有点“非典型”的父亲,或者说,直到步入社会,我才发现我爹跟别人的爹不太一样。诸位一定在想:来了,说好不发朋友圈,结果来这儿煽情了!各位误会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我爹,而是你爹,你们爹,有点“典型”的那类父亲。

所谓典型与否,自是依据“爹味”浓不浓。我身边的年轻女孩们提到“爹味”纷纷皱起鼻子,仿佛这是什么臭不可闻的存在。“爹味”,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在打下刚才那行字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冒出一首歌的名字: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这首歌透露出的悲凉感极度写实,而写实建立在具体实在的人物形象上。中年男人,丈夫,或许还是位父亲,就是这首歌人物的全部定义。歌里的男人,三十年间在药厂兢兢业业工作,工作到傍晚6点,回家后妻子熬粥,男人喝瓶啤酒发发呆,日子平稳安逸。然而一夜之间,国营厂改革,打破了无波的水面,男人觉得,如“大厦崩塌”。这首歌有它自己的社会背景,是属于北方工业城市的

时代之殇,但也有某种共性的警示,比如“如此生活三十年”。没有三十年的碌碌人生,不会有“大厦崩塌”的悲凉和慨叹。非三十年间每一日都“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衣裳”的人生碌碌,不会有如此无奈和茫然。歌里唱到,“河北师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自己背离了自己,这是被三十年日日相似的时光蹉跎出的悲剧。

“日日相似”使人疲倦,但也只是疲倦,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锉磨人的是规则的机械重复。日复一日遵守着同一套规则,跳出半步则有“大厦崩塌”的危险,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世上只有这一套规则。

我还没有“如此生活三十年”的人生经验,并不敢说自己能体会这深沉的悲哀。

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发父亲节朋友圈时,我的心情就和当初站在台上,跟在漂亮小姑娘后头伸胳膊的心情一样。

我爹是有点“非典型”的父亲,或者说,直到步入社会,我才发现我爹跟别人的爹不太一样。诸位一定在想:来了,说好不发朋友圈,结果来这儿煽情了!各位误会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我爹,而是你爹,你们爹,有点“典型”的那类父亲。

所谓典型与否,自是依据“爹味”浓不浓。我身边的年轻女孩们提到“爹味”纷纷皱起鼻子,仿佛这是什么臭不可闻的存在。“爹味”,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在打下刚才那行字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冒出一首歌的名字: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这首歌透露出的悲凉感极度写实,而写实建立在具体实在的人物形象上。中年男人,丈夫,或许还是位父亲,就是这首歌人物的全部定义。歌里的男人,三十年间在药厂兢兢业业工作,工作到傍晚6点,回家后妻子熬粥,男人喝瓶啤酒发发呆,日子平稳安逸。然而一夜之间,国营厂改革,打破了无波的水面,男人觉得,如“大厦崩塌”。

我开始理解他了。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而绝不该是我这样的,他怀着不解与焦虑试图纠正我,防止我的大厦崩塌。我突然感到有些心酸。

我终究也是成了“爹”。在岁月划下的圈里,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怀着十万分的谨慎与小心,遵守它,维护它,

并奉它为世间唯一,生怕“大厦崩塌”——如此恐惧感,加上焦虑和善意的担忧,这是我爹的“爹味”。

我还是感谢一下我的父亲,他看过很多风景,很自信,知道大厦不会轻易崩塌,知道世间规则有很多种。

就好像很多年前,我拒绝再上台表演时,他没有说:“别的小姑娘都去了,你为什么不去?”

心头没有杂念,人也就容易冷静下来。真空,意味着闲情的起始。闲心闲情,是一个人获得幸福感的必备条件。

关于晃荡

□江徐

坐看苍苔

关于旅行,台湾作家舒国治专门写过一本散文集,封面上有这样几个字:“关于旅行,关于晃荡。”晃荡,我喜欢这种说法,觉得它是旅途乃至整个人生应有的一种状态。

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旅行并非刚需,只不过长年累月待在一个地方,大概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极易麻木或者疲软的粗鄙心境。

一段旅途也好,一次旅行也罢,都可视作一次放空,暂离日常琐碎,趁机在静坐与遐思中剥除身心蒙积的尘垢。在没有琐务缠身的陌生之地,你可以随意想些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回过神来,兴许不禁自问道:“我刚才想了些什么呢?”——就是那样一种状态,人似尘埃,陶然忘机。

可惜,相对静坐、发呆、冥想,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已被文化标榜为善于利用时间。我在旅途中,听到有人打电话催索账款,语气中夹着欲隐还露的愤怒,有人说,蚕豆耳朵是能卖钱的!我们个个都来了劲,一心扑在蚕豆耳朵的事情上,把别的事情都忘掉。整个生产队里的蚕豆耳朵都被我们摘来了,我们带着自己的蚕豆耳朵各自回家,却忘了把口袋里的蚕豆耳朵拿出来。蚕豆耳朵的汁水,把我们的口袋润得上了颜色,一个个的耳朵,也变得颜色深起来,一天不到,就瘪了,枯了。其实蚕豆耳朵,不过就是一种变异的叶子罢了!

我知道,蚕豆耳朵能治病。具体治啥病不知道,反正公社药房是收的。也就是说,蚕豆耳朵是能卖钱的!我们个个都来了劲,一心扑在蚕豆耳朵的事情上,把别的事情都忘掉。整个生产队里的蚕豆耳朵都被我们摘来了,我们带着自己的蚕豆耳朵各自回家,却忘了把口袋里的蚕豆耳朵拿出来。蚕豆耳朵的汁水,把我们的口袋润得上了颜色,一个个的耳朵,也变得颜色深起来,一天不到,就瘪了,枯了。其实蚕豆耳朵,不过就是一种变异的叶子罢了!

事实上,蚕豆耳朵能治病。具体治啥病不知道,反正公社药房是收的。也就是说,蚕豆耳朵是能卖钱的!我们个个都来了劲,一心扑在蚕豆耳朵的事情上,把别的事情都忘掉。整个生产队里的蚕豆耳朵都被我们摘来了,我们带着自己的蚕豆耳朵各自回家,却忘了把口袋里的蚕豆耳朵拿出来。蚕豆耳朵的汁水,把我们的口袋润得上了颜色,一个个的耳朵,也变得颜色深起来,一天不到,就瘪了,枯了。其实蚕豆耳朵,不过就是一种变异的叶子罢了!

事实上,蚕豆耳朵能治病。具体治啥病不知道,反正公社药房是收的。也就是说,蚕豆耳朵是能卖钱的!我们个个都来了劲,一心扑在蚕豆耳朵的事情上,把别的事情都忘掉。整个生产队里的蚕豆耳朵都被我们摘来了,我们带着自己的蚕豆耳朵各自回家,却忘了把口袋里的蚕豆耳朵拿出来。蚕豆耳朵的汁水,把我们的口袋润得上了颜色,一个个的耳朵,也变得颜色深起来,一天不到,就瘪了,枯了。其实蚕豆耳朵,不过就是一种变异的叶子罢了!

胜过泛泛之欢与不足回味的言辞。

与人相处,我总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唯恐自己的某个决定或者行为影响别人的自在感。有这样一层顾虑,自己先已觉得受约束起来。也曾结伴而行,结果证明,对方如果不是灵魂相似且情趣相投之人,要想游玩得自由自在,实在很难。

委屈自己,去迁就别人,这样的交易为何要去做呢?如若无法共建美感,孤独倒是最佳选择。

手上无所事事,心头没有杂念,人也就容易冷静下来。真空,意味着闲情的起始。闲心闲情,是一个人获得幸福感的必备条件。

苏州留园内,有不少景点的名字源于古诗词。“又一村”,取自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读我书斋”,取自陶潜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这些诗意的片语让人忍不住驻足玩味。

还有一处景点,取名为“静中观”,源自刘禹锡的一联诗:“众音徒起灭,心在静中观。”这种静,就像雁渡寒潭不留影的无心,亦像竹影扫阶尘不沾的无碍。唯有让心静下来,才可观照世间万物的真相,才可趋向本心澄明的感觉。

隔岸观雾,雾里看花,看的并非雾与花本身。因此千万不要去揣测,彼岸还有多远,晨雾何时能散。你只要全心全意感知当下一刻的美与善,如此足矣。

旅行,不应该结伴而行。一个人走,才能形成“不讲话的社会”的氛围,把所有必需的自然的语言与心思都留给自己。

在那种氛围里,你可以比平日更明确更浓郁地看到心中所求、所念、所爱、所恋。倘若与另一个自己同行,江风便会轻柔,水月也会迷人。